



特级教师谈教学·孙双金①

# 提领而顿：文本解读的艺术

□ 孙双金

从教45年,我听过无数青年教师的语文课,也上过数不清的公开课。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与观察中,我渐渐摸到一条朴素却关键的规律:一堂优质语文课必定是文本解读精准、深刻、到位的课;而那些平淡、低效甚至失败的课堂,根源大多在于文本解读不准、不深、不透。

可以说,文本解读是语文教学的根本,是教学设计的魂。我每备一篇课文,做的第一件事、花力气最多的事,就是静下心来解读文本。只要把文本读透、读懂、读活,教学思路便会自然流淌,优秀的教学设计也会水到渠成。文本解读的策略与路径有很多,今天我想和青年教师分享一个最核心、最实用的方法——提领而顿,百毛皆顺。

“提领而顿,百毛皆顺”本是生活中的常识:一件皮毛大衣乱了,不必一根根去梳理,只要轻轻抓住衣领,一抖一顺,整件衣服的毛羽便整齐服帖。语文教学也是如此。如果把一

篇课文比作一件大衣,那“领”是什么?就是文章的主题。

常言道:题目是文章的眼睛。透过眼睛能看见人物的内心,抓住题目就能把握文本的核心与灵魂。教学中,我们若善于从题目切入,围绕题目思考、提问、追问,往往能牵一发而动全身,让整堂课思路清晰、重点突出、结构明朗。

前不久,我在准备五年级下册《童年的发现》一课。这是苏联作家费奥多罗夫的作品,语言天真质朴,充满童趣,又暗含探究的哲理、思考的哲理、人生的哲理。备课时,我便紧紧抓住题目“童年的发现”层层追问,文本的脉络与教学的重点便一一清晰起来。

我先问自己:什么是“发现”?发现有不同层次。看见教室里有一张纸,是用眼看到的浅层次发现;听见草丛里有蟋蟀鸣叫,是用耳听到的发现。而课文开篇便说:“我在九岁的

时候就发现了有关胚胎发育的规律,这完全是我独立思考的结果。”

这里的“发现”非同一般。它不是眼见,不是耳闻,而是独立思考得来的规律;它发现的不是寻常事物,而是看不见、摸不着的胚胎发育规律。一个九岁孩子,仅凭独立思考便能探究人体内部的奥秘,这本身就极具张力,也足以激发学生的阅读好奇;这个孩子究竟是怎样发现的?他的发现里藏着怎样可贵的童年品质?

顺着题目继续追问,答案便在文本中自然显现。

作者的发现始于梦中飞行。他发现自己会在梦中飞翔,同学们也会。于是,他向老师请教,一连串问题脱口而出:为什么做梦会飞行?为什么夜里睡觉会长身体?人为什么会像鸟一样飞?人怎么会是鸟?

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好奇与追问正是童年最珍贵的品质。不满足于现成答案,不畏惧提出疑问,敢于质

疑、乐于探究,正是“发现”的起点。

只有追问还不够。课文写道:“和老师的一次谈话,更加激发了我的想象力。”

面对“母亲怀胎为什么是九个月”这个问题,作者没有止步,而是痴迷地想、执着地想。他从地图的距离联想到生命的演化,从细胞想到小虫,从小鱼想到青蛙,一步步推算,终于得出自己的答案。这种大胆、奇妙、近乎痴迷的想象力,是“发现”的翅膀,也是这篇课文最动人的地方。

更难得的是,这篇课文还藏着一层深刻的人生哲理。因为自己的发现,作者被老师赶出教室,他却自我安慰:“我明白了——世界上重大的发明与发现,有时还面临着受到驱逐和迫害的风险。”

这句话幽默、天真,又意味深长。回望科学史,多少伟大的发现者曾因超前的认知而遭遇误解、排斥甚至迫害。一个孩子在委屈中悟出的道理,

既可笑可爱,又深沉有力,这正是《童年的发现》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。

而这一切都是从题目中的“发现”二字生发出来的。我再往前一步追问: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?因为这是“童年”的发现。

正因为是童年,才会有梦中飞翔的天真;正因为是童年,才会有刨根问底的好奇;正因为是童年,才会有无拘无束的想象;也正因为是童年,才会在被罚站的委屈里生出那样通透又可爱的人生感悟。

一个题目,两个关键词,拎起来、问下去、拓开来,整篇课文的文脉、情感、主旨便豁然开朗,真可谓“提领而顿,百毛皆顺”。

语文教学看似繁复,课文长短不一、体裁各异,但只要抓住题目这一“衣领”,以核心问题为引领,以深度追问为路径,把文本读通、读透、读出魂,那么课堂就会纲举目张、条理清晰、意蕴悠长。

愿我们都能在文本解读中多一份匠心,多一份深耕,以“提领而顿”之智上出“百毛皆顺”的好课,让语文课堂真正有深度、有温度、有灵气。

(作者系特级教师,江苏省南京市金陵中学附属小学校长)

## ■ 上课记

统编语文四年级下册第四单元以“动物朋友”为主题,语文要素是“体会作家是如何表达对动物的感情的”。老舍先生的《母鸡》作为本单元精读篇目,以情感变化为线索,用欲扬先抑的写法,写出了作者从“一向讨厌母鸡”到“不敢再讨厌母鸡”的态度转变,表达了对母爱的赞美。

教学本课时,教师往往习惯设计环环相扣的提问,追问“作者为什么讨厌母鸡”“态度转变的原因是什么”“为什么说再也不敢讨厌母鸡”,课堂看似流程顺畅,实则学生始终被动地从文中找答案,难以真正走进文本的情感内核,更无法实现对写作方法的深度内化。

学生应该是学习的主动参与者和建构者。教师精心设计的驱动性学习任务,是激发学生主动性的关键。鉴于四年级学生对角色扮演、情境探究、实践体验类的任务和活动有着天然的兴趣,我将本课的学习情境创设为“动物居委会的两场听证会”,学习任务设计为“以老舍先生的身份给动物居委会写信”,精心设计安排三个层层递进的学习活动,帮助学生自主建构学习体验和意义。第一个基础活动,是动物居委会收到老舍先生对母鸡的投诉,需要学生代笔完成投诉信,要求列出三条以上投诉理由,且每一条都要有理有据,从课文1—3自然段中找到对应的文本证据。第二个核心活动,是在找到作者对母鸡前后态度变化的句子后,再次化身老舍先生提交母鸡表彰信,列出4条以上表彰理由,并能从课文4—10自然段中找到对应依据,提炼出母鸡身上最动人的精神品质。同时我补充了老舍《我的母亲》中“母亲在刺刀下、饥荒中护住儿女”的经典文段,帮助学生深入理解“一个母亲必定就是一位英雄”这句话的内涵。第三个进阶活动,是模仿课文欲扬先抑的写法,为自己的妈妈书写“双面信”,分别完成幽默吐槽卡与温情赞美卡,实现课内学习向实践表达的迁移。

在充满趣味的任务驱动下,课堂发生了根本性转变。学生不再是等待提问的“回答者”,而变为主动探究的“小侦探”,纷纷拿起笔在文中圈画、梳理、概括,小组之间互相补充、提醒,全程不需要教师过多干预。在投诉信分享环节,学生不仅精准提炼出母鸡“叫声聒噪、欺软怕硬、居功炫耀”三大特点,还读出了老舍先生口语化、幽默风趣的语言风格;在表彰信分享环节,学生抓住“警戒”“警告”等词语体会母鸡的负责,从“啄一啄便放下,自己却消瘦许多”的细节中感受母鸡的慈爱,在“永远不反抗公鸡”与“连大公鸡也怕它三分”的前后对比中读懂母鸡的勇敢,从“不厌其烦教鸡雏本领、夜间放声啼叫警戒”的描写中体悟母鸡的辛苦。更有学生关注到“它伟大,因为它是鸡母亲”这个核心句,说出了“母爱的伟大,让老舍先生从讨厌母鸡,变成了敬畏母鸡”的感悟,达成了深度理解。在两封信的对比阅读中,学生总结出“欲扬先抑”的写作手法,明确了前文对母鸡的贬低实则是为后文凸显母爱的伟大作铺垫,让文章的情感表达更具冲击力与感染力。而学生书写的“双面信”,不仅巧妙使用欲扬先抑的写法表达出对母亲的真情实感,而且充满了生活气息与趣味性,单元语文要素得到扎实落地。

此次教学实践让我深刻体会到,好的课堂学习活动绝非对课后习题的简单复制,一定要遵循三个原则:一是要紧扣文本的核心学习目标;二是要贴合学生的认知特点与学习兴趣,驱动学生积极主动学习;三是要有清晰的层次性,让每个学生都能在活动中获得成长,达成深度理解。以任务驱动学生主动学习,不是教师放任自流,而是对教师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——为学生搭建更有效的学习支架,让每个学生都能在语文课堂上真参与、真思考、真收获。

(作者单位系北京亦庄实验小学)

## 一封「双面信」引发的深度学习

□ 王志杰

## ■ 课堂策

# 别让漂亮表达替代议论文论证

□ 吴向东

在生成式AI迅速进入学习与写作场景的今天,高中议论文教学中的一个老问题正在被进一步放大:一些并没有真正完成论证的表达,因为修辞华丽、气势强烈被当成高分写法反复示范。久而久之,学生就容易把修辞误当论证,把语势误当力量,以为句子写得越有文采,主张就越能成立。

这在过去已屡遭诟病,在AI时代则更显严峻。因为AI尤其擅长生成排比整齐、比喻密集的文字。它能迅速制造出这种好像满足足思辨要求的表达效果,却不能保证论证成立。议论文教学如果重文采轻论证,就等于在帮助学生学一种被语言表象带偏的写作方式。

比如这样的高分句子:“唯有每一个我都肩负起我们的责任,方能在沉默中孕育呐喊,于伤痕处见证重生,最终以微小的浪花汇聚成推动民族前行的磅礴浪潮。”读起来确实响亮,也容易激起情绪,但若按议论文的论证标准来审视,它并不牢靠。主张说得满,却没有给出足够根据;调动了情绪,却没有交代清楚支撑主张成立的机制。这正是当下议论文教学中最需要纠偏的地方。

图尔敏模型告诉我们,一个好的论证不是靠气势撑起来的,而是由主张(可检验的断言)、根据、保证(逻辑推理)、支撑、限定和反驳等要素共同

构成的。我们判断一段论证是否成立,不能只看它是否好像在思辨,而是要追问:主张是什么,根据在哪里,保证能否把根据连接到主张,支撑是否足够,限定是否清楚,反驳有没有回应。一旦提出这些问题,许多看似漂亮的高分表达就会显出原形:辞藻漂亮,论证却弱;情绪很满,主张却虚。

仍以前面那句话为例,它的问题几乎可以通过这套框架逐一看清。一是主张过强却没有有限定。“唯有……方能……”是一种排他性极强的表达,等于宣称只有每个人都承担责任,才可能通向民族前行。如此强烈的主张,如果不说明适用范围和成立条件,就很容易滑向绝对化。二是根据不足。句子表达了一种价值立场,却没有拿出足以支撑该主张的现实依据。三是保证缺失。从个体责任到民族前行,中间究竟依靠什么样的社会机制实现转化并没有交代清楚。是公共信任的积累,是社会协作的增强,还是制度执行的改善?如果这一层表达不出来,就无法形成有效解释。四是反驳空缺。若有人追问:民族前行难道只取决于个人责任吗?制度设计、公共资源、历史条件难道不重要吗?该句和原文并没有给出回应。至于沉默与呐喊、伤痕与重生、浪花与浪潮这些意象,虽然增强了感染力,却并没有补上论证结构中的这些缺口,最终沦为华丽辞藻的堆砌。

这恰恰折射出当下高中议论文训练中的一种流弊:用排比制造深刻感,用比喻制造思想感,用语势制造论证感。文章表面上看越来越满,实际上却越来越空。它既不像文学写作那样依靠叙事和审美取胜,也不像真正的议论文那样依靠证据与推理立论,而是滑向一种好像在思辨的写作腔调。学生写得热闹,读者读得激动,真正该培养的判断能力、解释能力和论证能力却没能得到有效训练。

要纠偏这一点,一是要把宏大表达拆成论证结构。议论文需要有价值立场,也需要有情感张力,但不能用宏大叙事替代论证。像前面那句,把个体责任、共同体认同、伤痕意象和民族前行压缩在同一句话里,用强烈的意象和语势制造庄严感。这样的表达适合价值召唤,却难以承担起论证功能。高中议论文训练首先要做的不是让学生堆砌更宏大的词语,而是训练他们把价值判断拆解成可分析、可说明、可检验的论证结构。

二是要确立论证为主、修辞为辅的原则。比喻可以帮助理解,却不能自动推出主张。一个比喻写得再巧,也不能替代根据、保证和支撑。比如“教师是园丁”,这个比喻很温暖,却也容易把学生看成被动修剪和浇灌的对象,从而

忽视学生主动生长、自我建构的一面。教育家叶圣陶早就提醒过,比喻不能作为根据,用其作判断是行不通的。好的议论文当然可以在开头借修辞引出问题,在结尾借修辞加大表达力度,但正文必须靠清晰的主张、可靠的根据、必要的保证和充分的支撑把道理讲透。

三是要重构议论文的评价标准。既然确立了论证为主、修辞为辅的原则,评价一篇议论文时,我们就先要看论证是否成立:主张是否明确且有有限定,根据是否真实和充足,保证是否有效,是否支撑,是否回应了可能的反驳。在这一基础上,再看修辞是否真正服务于论证。比如评价比喻,先



## ■ 观课笔记

# 今天我们来当一回“水墨侦探”

□ 王志硼

那是一个周二的下午,阳光斜斜地穿过美术教室的窗户,我轻轻推开四(3)班的门,看见年轻的李老师在调整投影仪。黑板上没有我想象中的“水墨画技法步骤”,而是一行灵动的粉笔字:“猜猜墨在水里会梦见什么?”

教室里有些不同——六组课桌像花瓣一样散开,每组桌上除了传统的笔墨纸砚,竟还摆放着平板电脑、透明的亚克力板、小巧的喷雾瓶,以及各种我叫不上名字的纸张。

铃声响起,学生鱼贯而入,眼睛里闪烁着好奇的光。李老师没有说“上课”,而是举起自己的平板:“同学们,今天我们来当一回水墨侦探。”屏幕上出现一个游戏界面,四幅经典水墨画的局部被放大——徐悲鸿马匹飞扬的鬃毛,齐白石虾子纤长的触须,郑板桥竹叶锋利的边缘,吴冠中山水氤氲的墨色。学生的小手在平板上滑动,匹配着局部与整体。此起彼伏的声音里,李老师悄悄走到黑板边,记下学生自发提出的问题:“墨为什么有浓有淡”“水多水少有什么区别”“怎样才能控制墨的走向”,这些问题歪歪扭扭地排列着,却比任何精心设计的教学目标都更鲜活。

游戏环节结束,李老师没有急着示范握笔姿势,而是播放了一段微视

频。高速摄影机下,一滴墨在清水中缓缓绽开,像黑色的花朵在透明的水中呼吸。字幕写着:“墨分子的旅行。”接着,李白的诗句“墨池飞出北溟鱼”在屏幕上浮现,随着墨迹的扩散,真的“飞”出一条简笔画小鱼。教室里安静了片刻,随即爆发出轻声的惊叹。一个扎着马尾的女生小声说:“原来墨是会动的。”戴眼镜的男生推了推眼镜:“诗人看见墨池就能想到大鱼,好厉害。”李老师这时才开口:“古人用墨,其实是在用水痕记录时间。今天我们不急着想画得像,先来听听墨想说什么。”我被这个转折触动了。多年来,我们教水墨画总是从执笔开始,强调中锋用笔,讲究墨分五色。这些当然重要,可我们是否忘了,在技术之前应该先有感受?当水墨被拆解成一道道工序,它最本真的灵性是否也在不知不觉中流失了?

课堂进入探索环节。李老师设置了三个探索站:墨的实验室、水的游戏

场、笔的舞蹈区。在墨的实验室,学生用滴管将不同浓度的墨滴在各种纸上,宣纸上墨色迅速晕开像朵乌云,卡纸上墨珠滚动像露水,蜡光纸上墨迹边缘清晰如剪纸。在水的游戏场,学生在亚克力板上喷水、洒水、刷水,再趁湿涂墨,看水迹如何牵引墨迹行走。“我先试了毛笔,太软了。棉签硬一些,能画出细细的线。”

课堂过半,李老师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制作“水墨探索档案”,没有要求完成一幅完整的作品,只需要记录三个发现:最意外的效果、最想分享的方法、一个还没解决的问题。第四组的学生发现,用喷雾瓶在玻璃上喷出

水雾,透过水雾看教室的灯光,再用手手机拍摄,会产生星空般的墨韵效果。“我们想用这个效果表现宇宙。”小组长说,“但不知道怎么把它留在纸上。”这个问题被郑重地写在档案的最后一页。李老师宣布:“这就是我们下节课的起点。”我忽然有些感动——多少课堂急于给出答案,而这节课珍贵地保护着问题。

课程接近尾声,每个学生拿到一张“水墨个性图谱”,不是打分表,而是一朵六瓣花,每片花瓣代表一个维度:勇敢实验、细心观察、乐于分享、创意联想、工具探索、提出疑问。学生用彩色贴纸进行自评,同伴之间也可以互相贴上补充的发现。那个用棉签作画的男生,在“工具探索”花瓣上贴了三颗星,同桌悄悄给他在“创意联想”的花瓣上加了一颗。

当然,这节课也让我产生了一些忧虑。在如此丰富的现代媒介中,传统水墨的“骨法用笔”“气韵生动”该如

何安放?当水墨成为众多材料中的一种,它的文化独特性会不会被稀释?热闹的探索之后,是否需要一堂沉静的临摹课来平衡?我也注意到,整堂课节奏很快,一些内向的学生更多是在观察而非动手。或许教师可以在小组活动后设置几分钟的“静默凝视”,让学生独自面对自己的墨迹,与它静静相处。最核心的思考是关于学科本质的。这节课融合了科学观察、文学想象、数字技术、美术的本体性在哪里?当学生为墨分子的扩散而惊叹时,我们是否应该引导他们联想:这与水墨画中的“泼墨”有何关联?画家用泼墨表现的是何种心境?跨学科不应该模糊学科特质,而应该让学科特质在对话中更加清晰。

下课铃响了,学生依依不舍地整理材料。走出教室,黑板上那句“墨在水里会梦见什么”依然萦绕在我心头。也许,墨梦见的是每个学生发现它的秘密时那双发光的眼睛。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守护这样的光,让它照亮更多可能。教育的真谛不是把知识从一个容器倒入另一个容器,而是点燃好奇、保护疑问,让每个学生都能找到与这个世界对话的独特方式。

(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东平县梯门镇中心小学)